

【编者按】
82岁的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刚刚成为第110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本版今日节选其小说集《逃离》中的短篇小说《机缘》以飨读者。

1
岩石、树木、流水、白雪。六个月之前,在圣诞节与新年之间的一天早上,这些始终不变的东西在火车窗外构成了一幅又一幅的景色。岩石很大,有时是嶙峋突兀的,有时则平滑得像块圆石,不是深灰色的便是黑色的。树木大抵是常绿树,松树、云杉,或是雪松。那些云杉——是黑云杉——老树的树尖上似乎还长出了新的小云杉,那是它自己的雏形。不是常绿的那些树便变得光秃秃的只剩下树干了——它们可能是杨树、桤柳或是桤木吧。有些树干上还结有斑疤。厚厚的雪层聚积在岩石的顶端, 树干当风的一面上也粘结着冰雪。那些大大小小的湖已冻结的湖面上都铺有一层软软的雪。只是偶尔,在湍急、狭窄的暗流里,你才能见到完全不结冰的水。

朱丽叶膝头上有本摊开的书,不过她没在看。她眼睛一直盯着流逝过去的风景。她独自坐在双人座上,对面的双人座也是空着的。到晚上,这儿就是她搭铺的地方。乘务员此刻正在这节卧铺车厢里忙着,把夜间所用的设备一一归置好。有些铺位上,那块墨绿色带拉锁的帷帘还一直垂到地板。这种布料像帐篷布一样,总有一股味儿,也许是睡衣和厕所残留的气味吧。只要有人打开任何一头的车厢门,便会有一股冬季的新鲜空气吹进来。那是最后去吃早餐的人正在离开,或是吃完早餐的人在回进来。

朱丽叶才二十一岁,却已经获得古典文学的学士与硕士学位。她如今正在做博士论文,不过却抽一段时间出来在温哥华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里教拉丁文。她并未受过如何当老师的训练,可是学期进行到一半,学校偏巧缺了一位老师,这就使得学校很愿意雇用她。也很可能见到广告前来应聘的除了她以外根本就没有第二个人吧。工资不高,也不是任何有正式资历的教师愿意接受的。不过朱丽叶在过了多年清苦的学生生活之后,能多少挣到点儿钱就已经很高兴了。

她是个高挑儿的姑娘,皮肤白皙,骨骼匀称,那头淡棕色的头发即便是喷了发胶也不会成为蓬松型的。她自有一种很机灵的女学生的风姿。头总是抬得高高的,下巴光滑圆润,大嘴,嘴唇轻薄薄的,鼻子有点翘,眼睛很明亮,脑门常常会因为用心思索与学有所得而泛出红光。她的那几个教授都很喜欢她——时至今日还有人愿意学古代语言他们便已经感激不尽,更何况是这么有才能的一个人——不过,他们也很担忧。问题就在于她是个女孩。她一旦结婚——这是很可能的事,因为以一位女学者来说她长得不算难看,一点儿也不——那就是浪费了她自己还有他们的全部辛勤工作,但是如果她不结婚,那她没准会变得高傲与孤僻,而且很可能在提升的问题上输给男士,于是她就无法像男士那样,坚守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独特选择,而是转而去接受一般人认为这门学问不切实用并枯燥之味的看法,最终与之分手。怪异的选择对于男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能找到男人愿意嫁给他们。但反过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当可以去教书的机会出现时他们都劝她接受。这对你有好处。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吧。去体验一下真正的生活吧。

对这样的劝告朱丽叶已经听惯了,但仍旧有些失望,因为它们来自这些男人,他们仿佛自己不曾真实的世界里吃过苦头似的。在她长大的镇子里,她的智力水平往往被归入到跛子或多长了一只拇指的人的同一个类别里,人们总是迅速地指出与聪明必然共生的一些缺点——她连缝



■ 艾丽丝·门罗

机缘 ◆ (加拿大) 艾丽丝·门罗 李文俊 译
纫机都玩不转啦,她连打一个小包裹都打不利索啦,或是指出她连内衣都露到外面来啦。她以后会成为怎么样一个人呢,这真是个问题呀。

我人缘还不坏嘛,朱丽叶离开小镇进入大学之后就这么说。在古典文学系我跟大家都处得蛮好的呀。这方面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此刻这里也发出了同样的讯号,而且是发自她的老师,他们不是一直都挺欣赏也老夸奖她的吗。他们的叫好并没有能掩盖他们的担忧。到社会上去,他们说。就好像此前她所在之处不是在社会上似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火车上,她是快乐的。

2
Taiga,她想。她不知道用来指她正在眺望那片景色这词儿自己用得对不对。她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哪本俄罗斯小说里的一个年轻女子,这姑娘正离家进入到一个不熟悉,让人惊恐,使人兴奋的景色当中,在此处,狼群一入夜便嚎叫不已,而这姑娘也将在这里面临自己的命运。她——俄罗斯小说里的那个女主人公——并不在乎自己的命运会变得很沉闷或是很悲惨,甚至是二者都兼而有之。

总之,个人的命运还不是最重要的。吸引她的——实际上是迷惑住她的——是在前寒武纪岩石层峦叠嶂的遮蔽后所能寻见的那种极端冷漠、重复、漫不经心及对和谐的轻蔑。

一个影子出现在她的眼角里。接着是一条穿长裤的腿,它在一点点地移过来。“这个位子有人吗?”自然是没有人的。她还能说什么呢?

带穗的皮便鞋,黄褐色的宽松长裤、黄褐色与棕色格子的夹克和栗色与深蓝色直条子的衬衫、点缀着蓝金二色斑点的栗色领带。全都是崭新的——只有皮鞋除外——但都有一点肥大,仿佛买下这套行头之后里面的身体又缩小了一圈似的。

这是个约莫有五十来岁的男子,长长的几绺金褐色的头发横斜着紧贴在他的脑袋上。(不可能是染的吧,是不是,就稀稀拉拉那么几根头发,还值得一染吗?)他的眼眉毛颜色却深一些,红兮兮的,尖耸耸毛茸茸的。脸上布满了小疙瘩,皮肤厚得像变酸的牛奶上所结的那一层皮。

他不是很不丑?是的,当然是的。他丑是丑,但在她看来,年纪跟他相仿的许许多多男人都很丑陋。在将来,她并不会说这个人特别丑陋的。

他眼眉毛往上一抬,那双颜色浅淡、眼眶里总是潮滋滋的眼睛睁大了,像是想释放出友好的意思。他在她对面坐了下来。他说:“外边也没什么风景好看的。”

“是的。”她垂下目光去看她的书。

“呃,”他说,好像事情在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似的,“你要去的地方远吗?”

“温哥华。”

“我也是。要横穿过整个国家呢。但是既然走一趟就不妨都看全了,对不对?”

“嗯。”

可是他还不想罢休。

“你也是在多伦多工作的吧?”

“是啊。”

“我的家就在那里,在多伦多。我

也许问题的确出在她觉得冷了,就像她方才想到的那样。而且是感到心绪不宁了。不过她倒是没有感到后悔。再过一小会儿他那只黏糊糊的手就会伸出来要和她对握了——她想那只手如果不是黏糊糊的那就是干涩粗糙的——名字也得彼此交换了,然后她就会给套牢了。这是她有生以来好不容易才取得的第一次这样的胜利,只是那位对手,也未免过于卑微可怜了吧。她现在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喃喃地说搭伙儿聊聊这几个字。既表示不好意思又显得很粗野。表示不好意思是他的习惯。而显得粗野,则是希望和决心打破自己的寂寞与饥渴状态的一种结果。

那是必须得做的却又是好不容易下决心做的,真是非常不容易呀。事实上,能这样的情况下与一个人对抗,那绝对算得上是战果辉煌了。那比如假若他是个圆滑而又自信的人还要战果辉煌呢。不过,再过一会儿,她就会感到有点不开心了。

除她之外,坐在瞭望车厢里的只有两个人。两位年龄较大的女士,都是分开单独坐的。当朱丽叶看到一条大大的狼在越过一个小湖那铺满了雪的很完整的表面时,她知道她们必定也是见到了的。可是谁都没有打破沉寂,这使她非常高兴。那条狼没有注意火车,既没有踟蹰不前也没有加快步子。它身上的毛很长,白色里透出了银光。它是不是觉得这可以使得自己不被看见呢?

4
在她细细察看狼的时候,另一个乘客走进了车厢。是个男的,他在她座位过道的另一边坐了下来。他也拿着一本书。接着又进来一对老年夫妻——老太太小巧玲珑,步子轻快,丈夫则硕大笨拙,呼吸沉重,一下下出着大气。

“这儿挺冷的呢。”他们坐下来时,他说。

“要我去取你的夹克吗?”

“别麻烦。”

“一点儿也不麻烦的。”

“我不会有事儿的。”

过了片刻,老太太说:“在这里你肯定能看到好风景。”他没回答,于是她又试了一句:“你可以看到全景。”

“这儿没什么好看的嘛。”

“等我们穿越山区。那时候就会有你可看的了。你早餐吃得舒服吗?”

“鸡蛋都生得流汤了。”

“我知道。”老太太体贴地说,“我方才还想,我真是应该挤进厨房自己去煎的。”

“叫炊舱。他们是这么称呼厨房的。”

“我以为只有在船上才这么称呼呢。”

朱丽叶和过道对面那个男的同时把目光从他们的书上抬起来,他们的视线相遇了,两人都沉着地抑制着,不让自己显露出任何表情。就在此刻,火车慢了下来,接着又停住了,他们的目光转到别处去了。

他们来到一片林中空地。一边是车站,漆成了深红色,另一边则是漆了同样颜色的几所房屋。必定是铁路工人的家或者集体宿舍了。火车里有声音宣告说,要在这里停上十分钟。

过道那边的男子站起身,朝车门走去,也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前面什么地方有扇门打开了,一股寒气悄悄涌了进来。那位老先生问干吗要在这儿停下,至少得让大家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吧。他的太太便上车厢前端去打听,不过也没问出个名堂来。

5
催人上车的声音响起了,新鲜空气被拦在了外面,列车有一些似乎挺不情愿的转轨动作。她抬起眼睛,见到前面不太远的地方,机车消失在一个拐弯处。

紧接着,一阵摇晃——或者说是一阵颤抖,传遍了整列车。竟然连这里,这么后面的地方,也有了车厢晃动的感觉。猛地,火车停住了。

每一个人都坐着等待火车重新启动,任谁都没有说话。连那位对什

么都要抱怨的老先生也一声没吭。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门打开又关上。有人在大声叫唤,弄得大家都人心惶惶的。在公务车厢里——就在他们下面的那层,响起了一个很有权威的声音——也许说话的是列车长吧。但是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

朱丽叶站起来走到车厢前端,越过前面所有车厢顶部朝更远处望去。她见到有几个人影在雪地里奔跑。

单独坐开的女士里,有一个也走到前面来站在她的身边。

“我早就觉得要出什么事了,”这位女士说,“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在列车停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认为火车最好别再开动,我觉得一准会出什么事儿的。”

另外那位单独坐的女士也走过来站在她们后面。

“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她说,“也许是一根树枝横在铁轨上了。”

“他们是有一种装置走在火车头的前面的,”第一位女士告诉她,“目的就是为了要把铁轨上的树枝这类东西清走。”

“也许这是刚刚落下的呢。”

6
列车长正在爬上通向瞭望车厢的扶梯。他没爬到顶便转过身来说话了。“没什么好担心的,朋友们,看来我们是遇上轨道上的什么阻碍物了。很抱歉有这样的耽误,很快就会继续前行的,不过我们可能得在这儿待一小会儿。乘务员告诉我几分钟内就会有咖啡免费供应。”

朱丽叶跟着他走下扶梯。她一站起身便意识到她自己还有个问题需要解决,她必须回到她的座位和旅行包那里去,不管她方才冷落过的那个男的是不是还在那儿。在她穿过一个个车厢时,她见到别的人也都在移动。有人挤在列车一侧的玻璃窗前,也有人等候在车厢之间,仿佛在等车门打开。朱丽叶没有时间去打听,可是在往前穿行时她听到说那可能是一只熊,或是一头驼鹿、一头牛。大家都感到奇怪,牛上大森林里来干什么,熊在这个季节干吗不冬眠,会不会是有个醉鬼倒在轨道上呼呼大睡了。

在餐车里,人们都坐在桌子旁,上面的桌布全给收走了。他们是在喝不花钱的咖啡呢。没人坐在朱丽叶的座位上,对面的座位上也没有人。她拎起她的旅行包匆匆往女厕所走去。

她把手伸到冲水的按钮上,却注意到眼睛前面贴有告示,说火车停时时切勿冲洗便桶。显然,这意味着,当火车停在车站近处时,此时冲厕所,秽物肯定会极令人不快地落在众人看得到的地方。但是眼下,她只得顶风行事了。但正当她第二次把手放到按钮上时,她听到有人的声音,不是火车里的而是在厕所花玻璃窗子外面的。没准是列车工人正从这里经过。

她当然可以待在这里直到火车开动,但是得等多久呢?要是有人急于要进来,那又怎么办呢?她最后认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下盖子,从这儿走出去。

7
她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过道那边,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正用蜡笔在一本涂鸦彩色的书上胡乱涂沫。孩子的母亲跟朱丽叶谈到免费咖啡的事。

“咖啡也许是免费的,但是得自己去取,”她说,“我去取的时候,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着点他?”

“我不要跟她在一块儿。”那孩子说,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我去好了。”朱丽叶说。可是就在这时候,一个服务员推着咖啡车进入车厢了。

“这不来了?我抱怨得太早了一些,”那位母亲说,“你听说了那是一具b-o-d-y吗?”

朱丽叶摇摇头。

“他连大衣都没有穿。有人瞧见他下车,一直往前走,但是不明白他想干什么。他必定是走到刚拐过弯去的地方,这样司机就不会看到他了,等看到就已经太迟了。”

(下转 B15 版)